

鄉土

中国
记忆

月光蝉声油菜花香

骆经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鄉土

中国记忆

月光蝉声 油菜花

骆经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光蝉声油菜花 / 骆经济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78-5028-5

I. ①月… II. ①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125 号

书名: 月光蝉声油菜花
著者: 骆经济

策 划: 商爱欣
书籍设计: 赵廷宏

责任编辑: 张 丽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5 (编辑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数: 221 千字 印张: 20.5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28-5
定价: 49.8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荒山野沟 001

花杏园	003
白杨坡	005
小 河	007
老虎沟	010
大涝池	012
高窑（一）	015
黄草坡	023
打酸枣·马蜂	025
冬夜的故事	033
炸 鱼	037
抓 鬼	043
油菜花与苜蓿	050
柳哨与桐哨	052
秋 千	054
燕 子	060
养 蚕	064
拾柿子	068

071	拾麦与打麦场
074	岭上头
081	夏夜的故事
085	石榴的战争
089	菜 园
091	黄鼠狼
096	杏 林
099	沟里头
101	水鸭子
105	油 坊
107	高窑（二）
112	罐罐窑
114	狼
119	逮知了
125	皂荚核
127	逮麻雀
134	鹁 子
139	熏 獾
142	演 戏
144	过年（一）

过年（二） 147

过年（三） 154

老先生 158

神弹手 160

黑脸白屁股 166

大龙捉妖 169

第二部分 书声学堂 177

学校的位置和风景 179

一年级的“蛭蛭” 181

同桌的她 188

倒霉鬼和捣蛋鬼 194

“骡子”的敢死队 197

焦老师 202

不上学的下午 204

何老师 209

王胖子 214

地 道 219

掐谷穗 224

227	晚上的劳动
230	秋来与小人书
233	看书与借书
236	县 城
243	洪刚与我
247	学校里演电影
250	校长“臭气”
253	路畔的豆荚
256	墙上的豁口
259	女生之间的战争
265	“密谋篡权”
269	篝火晚自习
274	明月相送
278	明磊的画
282	明磊与洪刚
285	乡村电影
292	明磊吹笛
295	豆荚盛宴
303	洪刚恋爱
308	祝晓梅复出
315	最后一战

【第一部分 荒山野沟】

花杏园

花杏，学名叫林檎，味道像苹果，大小似鸽蛋，树身低矮而树冠极大，粗壮的树干从树身离地三四尺处向四周横伸，枝叶浓密繁茂，低压着地面，因此人走过树下时，必须低头弯腰、小心翼翼而行。蹲在树下，可透过枝叶的缝隙，看见红中透白地花杏在绿叶间摇晃。这圆溜溜的果子半藏半露，惬意地微笑着，而它甜香的气息雾一样弥漫，透过枝丫的浓荫散往四方，向大小孩童发出诱惑。于是，花杏园便成为孩童们最最向往的圣地之一。

园内约有五六十颗花杏树，全都低矮易于攀爬。枝干上绿叶如掌，密密簇簇，适合隐蔽潜藏，一棵树上藏几个偷吃花杏的毛孩子，若他们不故意发声咳嗽，老态龙钟、驼背花眼的看园人是绝对难以发现的。不过，要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园子也不容易，因为看园人养的有狗，就拴在进园必经的桥边。

花杏园不知有多大，或许有二三十亩吧，但它的三面都被溪流包围着，只有南面是一陡坡，陡坡遍生白杨树，叫白杨坡，坡向上绵延百十丈后，被悬崖壁立封住去路。进入园子只有一座两根树身做成的所谓小桥，而看园人的狗，就虎视眈眈在桥

边蹲着。

不过这难不倒孩童们，因为花杏成熟时节正是盛夏，孩童们不怕衣湿鞋湿，大摇大摆、满脸兴奋就蹚水而过进了园子。溪流的水太小了，水宽不到一丈，水深不过盖住脚面。看园人的职责是守住那道桥，只要孩子们不公然过桥以行不轨，他就认为自己看住了园子。孩子们蹚水进园后，一般是先窃窃私语一番，偷偷抿嘴笑着，然后再散了开来，猫腰穿行园内各处，寻找中意的果树。地下的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踩上去簌簌地响，但孩童们的脚步久经历练轻如猫爪，绝对踩不出大的声响。他们上树的动作也快得像猴子，一群十多个小家伙，一眨眼间就消失在绿叶如海的果园中了。

白杨坡

白杨坡上的杨树记不清是什么品种的杨树了，但好像绝不是钻天杨，也不是新疆杨，只记得它们长得并不直，密度也不大，东一株西一棵，散乱无序地长满坡上，有的地方三五棵、七八棵挤在一起，前仰后合、弯腰弓背，有的地方却稀稀拉拉，只有遥遥相望的两三株。但白杨的叶子全是绿亮亮鲜活碧翠的，有风时就啪啦啦相互拍打发出响声，阳光照在叶上时，叶子轻轻晃动，把阳光反射在人的眼睛里。

花杏采摘过后，白杨坡就是孩童们割草放羊的地方了，羊儿满坡乱跑找草吃，孩童们就在树下的草地里寻欢作乐。先挖红棒槌吃，再找鱼奶头吃，然后就一齐爬到坡的最上端，对着壁立的悬崖遐想，思量怎样爬上崖去。崖上面有五人合抱不拢的皂荚树，皂荚核儿又红又滑溜，是孩童之间的通用货币。不过上面就是另一个村子了，那村中的孩子是绝不允许外人捡拾皂荚的，从悬崖上去可以避开他们的视线，但这悬崖太高了，当在十多丈以上，直立如壁，要从这儿上去难比登天，从来也没见有人上去过。

既然无法上崖偷拾皂荚，那就在坡上玩别的游戏。各种游

戏里，骑羊打仗的游戏是最精彩的。大家先上树折许多杨树条子编成战帽，然后挑几只成年的大羊骑上去，手中挥舞着杨树枝乱打一通，永远也打不出个胜败，并且大羊往往不听话，不驮着战斗者冲锋陷阵，却乱颠乱闹使劲地要将孩童从它背上摔下来。

春天的白杨坡嫩叶新吐，野花满地，雀鸟飞翔鸣叫，风景美得迷人。嫩杨叶绿中带着浅浅的红，枝条疏朗，给满坡的野花将阳光筛下。野花密如繁星挤成一片一片，细小的白花，纤巧的黄花，还有极单薄的紫色花朵，似乎就两三瓣花萼紧凑地环围在一起，看起来很是秀雅端庄，而红色的花则显得艳丽、热烈，仰天笑咪咪地开着。这些不同颜色的花或大如豌豆，或小如米粒，都开在不知名的野草旁，那些野草的叶子也都短小纤细，紧贴着地面生长，因此那些绚烂的小花也就一律紧贴着地面，将白杨坡装饰得既清新多彩，又素雅恬静。不过开花时节孩童们要上学，来不了这儿，还未上学的小孩子又不懂得欣赏风景，只知在坡下溪边的水洼里捉小鱼抓蝌蚪。

深秋的白杨坡黄叶凋零、蚂蚱声声、野兔出没，孩童们却仍因为上学而无法享受，好像他们对看风景也毫无兴趣。不过听着早辍了学的坏小子们讲在坡上抓野兔、灌黄鼠的刺激与兴奋，他们却个个激动不已、悠然神往，对坏小子们又是羡慕又是妒忌。

小 河

小河是沟内的主景，虽然河水很小，但清澈透亮，流动时发出潺潺的细小声音，十分柔和悦耳。早年间河里没有鱼，只有青蛙、螺蛳、水蛭、蚂蟥一类东西，河两边各有二三丈宽的沙滩，沙滩上堆卧着大小不一的石头，大的如卧倒的牛马，小的不过径尺左右，而沙子则一律是细碎柔和的白色绵沙，赤脚踩在上面，赤身躺在上面，那种绵软微痒的感觉真是舒服呀，舒服得人忍不住就要打滚。

小河是从西边流过来的，谁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儿，只知道顺河而东，河两边的沟道里石榴树越来越多，其中又间杂着杏树、红果树和柳树，这些树木高低错落、疏密不等，从河两边一直铺展向沟的半腰。春天时候杏树、红果树遍开白花，而石榴则吐出淡红色的叶子，风景优美无比。但孩子们并不怎么留意这风景，他们将这儿统称东沟，甚是鄙视不满，因为东沟的荒草很少，孩子们下沟一般都有割草的任务，他们可没有半点看风景的心思。不过，夏初夏末杏子与石榴成熟的季节，东沟内杏子黄过了，石榴就红鲜似拳，引诱得孩子们馋涎欲滴，只是东沟属于另一个公社，那儿的人对果木看得好紧，孩子们

难有得手的机会，每每东向而叹，真是遗憾呀！

河水从东沟弯弯曲曲流过来，流过白杨坡侧，绕过花杏园，再向东从老虎沟前面一弯，从杏林北面的罐罐窑下面淌过，流入西沟。

西沟内果树很少，满沟净长些歪斜的老柳、衰朽的疙瘩杨，以及满身疤痕的老榆树。不过，西沟的沟腰有许多废弃不用的窑洞，夏天若有迅猛的暴雨，割草放羊的孩子很方便地就可以去那儿避雨。

东沟西沟好歹也是个名字，但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小河却没有名字，另外，东沟西沟之间两里多长的沟道也没有名字，沟北的村子名叫读书村，沟北的人就讲这段沟道叫读书沟，但沟南的村子叫雾庄，沟南的人便叫这段沟为雾沟，各叫各的，但相互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小河是沟的灵魂，第一次下沟的孩童，不管年龄大小，首先干的事情便是亲近小河，抓蝌蚪也罢，寻螺蛳也罢，赤脚在河里戏水也罢，只要身体和河水接触了，那清凉的感觉，那波纹涟漪的自然美妙，那水草水虫的倒影以及水中石块的圆润光滑，就都难以忘怀了，连同河边烂漫的野草野花，河上明净朗然的晴天白云，永远地留存心间。

孩童们来到小河，最爱干的事情是“修水库”，搞些石头烂泥将河水堵起来，就叫“水库”，待水位升高后，就修一条水渠，将河水引到沙地上，说是浇灌良田，每个孩童都给自己圈一块所谓良田，插些枯树枝一类东西当作庄稼，然后争着引水灌溉它们，弄得满身满手都是泥巴。

后来上游真的修了几个水库，库内放了鱼苗，于是河里也

就有了小鱼的游动，这给河水增加了许多动感。在河水稍宽的地方，水草密密麻麻地疯长，都是些水蒿、水芹菜一类的，水草里往往藏着水蛇，当然，更多的是蚂蟥等水虫。蚂蟥是黑色的，瘦得只有几条长而细的腿，它在水面赤脚而行，忽东忽西，快捷无比。抓蚂蟥的孩子一般也是赤脚下水，低头弯腰急急地追逐，两手轮番出击，但蚂蟥跑得太快了，逍遥于水面如驭风而行的精灵，孩子们即使不怕水蛭，不怕水蛇，若只凭两只空手，就是累得满头挂汗也捉不住一只蚂蟥。

几年之后来杏林下面修了一个大水库，淹没了花杏园，淹没了菜园，水面一直升到白杨坡的中腰，碧波倒影，宛如一个小湖。

于是孩童们不久全都成了游泳的高手，放暑假后，一群一群的男孩子簇拥着下沟，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地奔往水库，找个隐蔽处脱光衣服，如企鹅一样排队跳向水中，先是嘻嘻哈哈、在水中乱打乱闹一通，然后是游泳技巧的炫耀与比赛，最后一齐爬上岸，周身抹满泥巴，赤条条在岸边的草地上昂头挺胸正步行走，或者列队胡行乱走，同时嘴里高唱着自己认为最雄壮威武的歌，唱得十分地投入，激昂至极。

老虎沟

老虎沟在白杨坡之西约半里路远，是大沟南沿凹进去的一个小沟，地方很小，沟底大概不到半亩地大，然后是斜坡，紧接着是悬崖，沟口有两株柿子树，直直地站立着，好像是老虎沟的门户。

老虎沟平日是阴暗、潮湿的，沟底野草青青，斜坡上一个挨一个地长着老虎花和猫儿眼。老虎花是一种野草，肥厚的叶子上红黄相间，仿佛是老虎身上的斑纹。不过老虎花猪不吃、羊不吃，孩子们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猫儿眼也是一种野草，但据说根茎有毒，所以孩子们也不敢动他。

老虎沟平时没有人去，水库修好后，水面一直淹到老虎沟口，堵住了通往里面的小路，那里面就更无人光顾了。仲秋时候的一个礼拜天，一群孩子横游过水库，到老虎沟口的柿树上采摘蛋柿，忽然发现老虎沟内的斜坡上白花花一片，众孩子大为惊奇，一齐入内去看，却发现过去的老虎花没有了，斜坡上密麻麻全是胖乎乎的蘑菇，当然，是可以食用的、汤香肉嫩的野生蘑菇。

孩子们如得珍宝，兴奋极了，光着屁股爬上斜坡，就疯狂